每一串油棕鲜果背后



油棕园里，一排排树木整齐得如同荷兰殖民军队的队列。女工们在树间忙碌，为油棕撒下“食物”，让它们长势茂盛、高大健壮，结出一串串鲜果，也就是鲜果串（TBS）。

她们的双手轻柔地舞动，向左右撒下肥料。然而，这些看似优美的动作背后，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每个工作日必须撒完600公斤肥料，换来的日薪却只有约13万印尼盾。

为了家里的灶火不熄，为了孩子能吃得有营养、备齐上学用品、付得起学费，她们仍然鼓起劲头。这些念头，在工作时始终萦绕在她们脑海里。

又是这样的清晨

天还没有完全亮，她就起身了。准备一点饭食，确保孩子吃过早饭，然后步行前往油棕园。手边是已经磨薄的手套，等着她的，是要背到肩上的一袋袋肥料。

那一天，目标不再是600公斤。工头带来的消息听上去仿佛是一件好事：作业面积扩大了，肥料增加了，任务量也提高到一吨。他们说，作为回报，会多发一笔奖金。

她只是点了点头。不是因为相信这笔钱一定够用，而是因为拒绝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分期款要还，学费要交，家里的日常开销也从不放假。

被廉价使用的身体

一吨肥料不只是一个数字。它意味着几十次抬起、搬运、拆袋、倾倒和撒施；意味着脚下的路不再按距离计算，而是按必须逐一走过的油棕树来计算。

她的背开始习惯疼痛。曾经细腻的双手，被袋子的摩擦、肥料和风吹日晒磨得粗糙。双脚早已熟悉

泥泞、树根，以及仿佛永远走不完的路。

可在办公室里，这个数字也许只是一项生产业绩。在家里，它却是饭桌上的米饭、孩子合身的校服、不会缺少的课本，以及一个愿望：孩子不必再重复母亲的人生。

看不见的伤痛

最危险的，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病痛。背痛被当作常事，疲劳被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咳嗽、头晕或皮肤刺激，也常被一句“过一阵就好了”轻轻带过。

然而，施肥工作让女工直接接触肥料和化学品，个人防护用品和定期健康检查却往往不足。油棕女工还经常处于按日雇用的临时工身份，工资低、工作不稳定，能获得的社会保障也有限。

没有人衡量她的身体还能撑多少年。也没有人问，当她的背再也扛不动袋子时，会发生什么。到了那一天，她也许只会被说成“已经没有生产力了”。

奖金背后的陷阱

奖金常被用来作为提高任务量的理由。表面上像是奖励，实际上却可能成为陷阱：为了多拿一点钱，工人被迫工作得更久、更辛苦。

于是，增加的不只是撒下的肥料，还有工时、受伤的风险、疲劳，以及一笔最终要由工人用自己的未来偿还的身体债务。

当病痛变成“正常”

渐渐地，这些疼痛不再被称作病痛。它成了清晨的一部分，成了走向油棕园的路上的一部分，也成了每晚入睡前的一部分。

咳嗽被归咎于天气，瘙痒被归咎于炎热，头晕被归咎于睡眠不足。然而，从事施肥和喷洒作业的女工面临接触农用化学品的风险，个人防护用品、清洗设施和定期健康检查却往往不足。

当病痛成了“正常”，企业便不必承担责任。当疲劳被视为“理所当然”，国家便觉得没有介入的必要。

撒完一吨肥料后的夜晚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时，脚步已不再轻快。

肥料袋也许已经空了，负担却还没有结束。它贴在背上，爬向腰间，最后停在脊柱里，用隐隐的疼痛提醒她，它不肯再被遗忘。她坐在门槛上，屏住呼吸，仿佛害怕只要稍稍抱怨一句，明天清晨，这个世界就会向她索取更多。

手上还留着肥料的残迹，洗了好几次也洗不掉。那股刺鼻的气味像是在提醒她：今天，你的身体是为油棕园而用的，不是为你自己。

她望着自己的手掌。以前细嫩，如今粗糙、干燥，布满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的小伤口。曾经抱着孩子的双手，如今更多时候抱着肥料袋。曾经为孩子准备上学饭食的双手，如今在一排排油棕树间撒

下希望。

孩子们已经睡了

屋子里，孩子们睡着了。

一个紧紧抱着枕头。另一个太累，连校服都没来得及脱。桌边有课本、越用越短的铅笔，还有鞋底已经磨薄的上学鞋。

她轻轻走近，为被子滑开的孩子重新盖好被子，用仍然感到沉重的指尖，摸了摸孩子的头发。

“明天，妈妈还要去工作。”她低声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她不是想得到赞美，也不是想让人同情。她只是希望孩子们早上醒来，吃好早饭，然后去上学，不觉得自己缺了什么。

对她来说，一吨肥料不是数字。一吨肥料是学费，是厨房里的米，是孩子生病时的药，也是用最艰辛的方式说出一句：“妈妈爱你们。”

带进油棕园的祈愿

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她都会用最简单的方式祈祷。

她祈祷去油棕园的路不要太滑，袋子不要太重，天气不要太热，双手能有力气，孩子们身体健康，家里不至于断粮，也祈祷今晚自己还能回家。

这些祈愿从来不长。只要几秒钟，就在她整理腰带、把肥料袋背上肩头的时候，轻轻说出。

然后，她出发。

走向不知疲倦的油棕园，走向怎么也不够的任务量，走向始终遥远的奖金，也走向孩子们的未来——那个她必须用汗水、疼痛和再也回不来的时间去换取的未来。

别让她们消失在数字里

企业不能只提高任务量、许诺奖金。必须得到保障的，是切合实际的工作目标、体面的日薪、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定期健康检查，以及真正惠及工人的医疗和劳动保障。

当女工承受着一点一点损耗身体的重担时，国家不能只在一旁观看。油棕行业的劳动监察必须确保，职业安全、工资和劳动关系中的保障缺口，不再一再重演。

油棕会继续生长，果实会继续被采收，报告也会继续记录吨数、奖金和完成的任务量。

但不要让这位女性消失在数字里。不要让她的背痛只成为夜里的故事，不要把她双手的瘙痒只当作寻常小事，也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得到母亲的身体被工作不断榨取后所剩下的那一点。

因为每一串鲜果背后，都有一位忍着疼痛的母亲；每一袋肥料背后，都有一个靠弯下的脊背扛起的希望；每天挣来的每一印尼盾背后，都有一个在家等候、盼着母亲平安归来的孩子。

她不是机器，也不是任务量的数字。她是一名女性、一位母亲，也是一名有权过上体面生活的劳动

者，而不只是工作到身体再也撑不下去的人。